



水經注疏要刪

ル 5
3659
5



門ル5
號3659
卷5



水經注疏要刪卷二十七 宜都楊守敬撰

谷沔水

注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嶠山也

左一

按西山經云嶠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海內東經又云漢水出鮒魚山郭氏即以嶠冢之漢水釋之寰宇記頓邱縣有鮒鰓山皇覽云顓頊冢在濮陽頓邱城外北堂書鈔二十九引山海經漢水作濮水水在濮陽正顓頊葬處似為得之然郭酈所見本已誤

注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云云

左一

水經注卷二十七

沔水

事見魏志張魯傳并注典畧及劉焉傳華陽國志然皆無築城事當別有本此鈔變華陽國志文而有倒錯自初平至漢中十五字當在傳于魯下魯至間脫既字斷上當增魯字方合不然魯至二字不可通

注斷絕谷道

朱本作谷道箋云當作閣道翻刻朱本者竟改作閣道按後漢書作斜谷華陽國志作谷道潘眉云谷閣謂斜谷及閣道三秦志云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然則谷道閣道並通

注諸葛武侯所居也

蜀志後主傳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居當作屯

注梁州刺史楊亮

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守此

城

晉書戴記苻堅使王統朱彤入劍閣梁州刺史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彤乘勝陷漢中楊佺期傳咸康中屯成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姜守未詳載紀有苻堅寧州刺史姜宇或即其人傳寫者誤爲守也

注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而南流注于漢水

左三

熊會貞曰今之余家河即古度水其水東南流入漢水非西南流戴氏改而作西非也

注崑鬼狀高

右四

熊會貞曰御覽四十引作崔崑狀高疑上崑為崔

之誤

注言張魯女也

右四

寰宇記南鄭縣下有龍溪引道家雜記張魯女嘗浣於山下有霧濛身遂孕後恥之投漢水而死魯因葬女於龍岡山頂後有龍子數來游母墓遂成

蹊徑初學記八亦引道家雜記較詳

注秦惠王置漢中郡

右七

呂東萊大事記云水經注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而秦本紀躁公二年已書南鄭反豈先嘗屬秦與余按六國表厲共公二十六年已先書城南鄭

注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

左七

按杜子緒杜襲也魏志杜襲傳夏侯淵敗沒之後襲以留府長史鎮長安是時漢中已失注云鎮南鄭誤也雞肋事出華陽國志後漢書楊脩傳并以為平張魯後惟魏武紀注引九州春秋系於劉備

斬夏侯淵之下此注似與之同亦誤也

注義熙十五年

奉送洛陽歸之宋府

右八

御覽

六十

引孫巖宋書文小異義熙十五年即恭

帝元年是年正月劉裕已進爵為王當云宋王府

何氏增公字非也然劉裕於義熙十三年十二月

已由洛陽南歸亦不得云送洛陽宋王府也疑十

五年當作十三年

注右會磐余水

右八

磐漾水篇作槃

注蜀以城固為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

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

右九

按今本華陽國志只有城固為樂城語下三句無

之宋志安陽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省魏復立

屬魏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是

以安陽即安陽矣而此注後洋水下云魏安陽縣

治有戍統流離是安陽安陽相去甚遠今按安陽

故城在今城固縣東安陽故城在今漢陰廳西二

十里何可合之為一自宋志行作晉志者於魏興

郡遂不敢收安陽縣後人且據以刪華陽國志之

安陽縣非酈氏分著此二縣何從理之

注壻之行未還

關中金石記云按碑稱公房以王莽居攝二年與真人期於壻谷口山上則是公房未昇仙之日其水與鄉已號曰壻矣并無壻行未還之說道元不知何據也

注欲脩北道通關中

北元和志作此

注壻水又東逕七女冢

人疑是項伯冢

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墼世寰宇記引漢中記興道有七女池昔有人無男養

左九

左十

左十

七女父亡女負土各為一冢不知定葬何冢其冢羅列如七星各高七丈取土之處今成一池號為七女池與注說不同項伯下相人封射陽其冢安得在此史漢表並云伯有子睢坐罪國除是項伯非無子此固俗說然酈氏不辨之亦疏曰

注又東南逕大城固北

熊會貞曰據下文及澠水篇大城固嘗置梁州而此注不言恐有脫文

注置烽火樓處通煦漢水東歷上濤

熊會貞曰通煦句有脫誤趙氏以處字連上烽火

左十

右十

樓讀改煦作臨連下漢水讀大誤戴知改煦作照而不知當疊處字按元和志作處處通照是也當據以訂正

注或言媯墟在西北

右三

此語本漢志應劭注按下文云應劭言是地於西城為西北也然則或言二字當作應劭曰

注媯姚之異事妄未知所從

右三

媯姚非妄余謂是妄二字衍文

注宋遺秦州刺史蕭思話賊退酉水矣

左三

熊會貞曰按宋書蕭思話傳是梁南秦二州刺史

酉傳作西誤

注東北流逕平陽城

右三

趙氏謂平陽當作平西寰宇記西鄉即今縣南平

陽故城則酈氏似不誤

注自城固南城入三百八十里

右三

熊會貞曰城固有南北二城詳涔水篇此南城二

字非衍文戴氏奈何刪之

注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

左三

呂后本紀蘇林注謂清河國有如里則又非定陶程大昌考古編疑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高

祖以王漢中時得之

注更名曰縣

程大昌考古編引作更名洋川縣然西漢無置洋川縣事四字終有誤

注漢順帝永光七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爲定遠侯

班超本傳是和帝永元七年封趙改是也

注又東逕干渡而至蝦蟆嶺右五蝦蟆培在峽州黃牛山下大江之湄趙氏牽引東坡詩注謂蝦蟆培卽此石殊謬

注又東逕鰲池而鯨灘

趙改而作爲戴改而作南按初學記二十引作又

東逕鰲池而爲鯨灘然則脫爲字耳

注山有坂月川于中黃壤沃衍

初學記七引作山有月坂有月川于其中黃壤沃

衍

注梁州私治于此城內

楊亮所守在西樂城吉挹所守在大勢城然皆非

梁州治所朱謂氏略漢川梁州私治於此是也蓋是時晉之梁州移治涪州

注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

左五

熊會貞曰此卽上文敘直水所云枝分東注旬水也當作與直水枝津合便明注文頗傷繁冗

注謂是處爲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矣右共晉書宣帝紀孟達叛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通鑑注據漢水記謂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與水經注異按安橋在今安康縣西漢水之北近蜀漢中郡木蘭塞在旬口東近吳建平郡當以酈說爲是

水經注疏要刪卷二十八 宜都楊守敬撰

沔水

經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自上粉縣北流注之 右一

熊會貞曰注云出建平郡界故亭谷去上粉縣甚遠不得云出自上粉也此堵陽爲曹魏所置之縣因縣界堵水爲名其水今名陡河知其音爲當古切與漢志南陽之屬縣者音不同其縣旋置旋廢與上粉縣同故酈氏不詳其沿革全氏謂卽漢志南陽之屬縣考南陽堵陽在今裕州何得在此地望全乖矣守敬按此經文連出兩縣皆無考故或

以為出曹魏所置但酈氏何以不釋堵陽立縣之始未於上粉亦不稱故城則此兩縣為梁置於情事頗合故孫氏疑此二句為注文而下云堵水自建平郡界故亭谷又明明為注文發端語何耶

注以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

左一

寰宇記郡初治上庸孟達破後始移治房陵按華陽國志孟達據房陵文帝合上庸郡為新城以達為太守則孟達即治房陵審矣

注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

右二

按左傳宣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是庸

為楚滅而史記楚靳尚謂秦將以上庸六縣易張

儀又秦昭襄王二年與楚上庸又三十四年秦與

韓魏此字疑衍上庸地是上庸於戰國時屬楚屬秦且

亦屬韓魏其立縣已在秦時故酈氏渾言之元和

志漢初立上庸縣未審

注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嶮山下

右二

熊會貞曰戴改而作南非也左傳文十六年注上庸縣東有方城亭括地志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有山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一統志方城亭在竹山縣東南方城山以地望準之堵水當逕

方城亭西北不得逕其南也

注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

按春秋黎國在上黨壺關不在此文十一年春楚

子伐麋杜注闕然於錫穴防渚皆云麋地則麋當

去之不遠寰宇記鄖鄉古麋國地御覽一百六引

十道志鄖鄉古麋國是也穎容釋例謂在當陽誤

麋小國如在當陽安能遠屬錫穴房渚於數百里

外乎麋黎音近致訛

注李奇以為鄖子國

此注存異聞也左傳桓十一年鄖人軍于蒲騷杜

注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不得在此此

李奇漢書注文顏師古刪之

注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

地說所指滄浪即漳水故云水出荆山由漳達夏

鄭注引以為夏水即滄浪之證

注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耳

然則酈氏云纏絡鄖郢地連紀都則以千齡當滄

浪不過言其首耳寰宇記荆楚之地水駕山而上

者皆呼為襄陸澄之地記云襄陽無襄水按今人

呼漢水仍為襄水滄浪即襄字之合音陸氏不知

此故云無襄水也

注水出縣北伏親山

左三

熊會貞曰今均州北有龍山此親字爲龍字之誤

注亦曰參上山

左三

熊會貞曰上字衍上文堵水東北歷參山下卽此

山元和志亦作參山寰宇記中央一峰名曰參嶺

亦參山之一證

經又南過穀城東

左四

穀城立縣在隋開皇此所稱蓋謂穀國之城而粉

水經則稱穀邑

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

左四

熊會貞曰寰宇記穀神山在穀城縣西十里上有

石城號曰穀城山據此則山在沔水西與經文合

若酈說則山在沔水北矣

汪學教立碑

右五

碑宋時尙存見集古錄云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

名字往往尙可見 學教名勝志作教學可見戴

氏博探他籍非大典本也

注劉備軍汎口卽是水所出也

左五

熊會貞曰按汎水自滴水巖以西毫無其迹一統

志遂謂今上流已堙然審注云自汎陽以上山深水急在渚崩湍水陸徑絕明示可知不可知之意
酈氏蓋因宕渠有汎口而牽連敘之於此讀者須善會之 江水篇之僕水正與此同

注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

右七

按華陽國志左傳杜注及晉宋齊志并作昌魏而郭璞山海山經注則作魏昌以漢昌晉昌例之則作魏昌似是

注故命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

御覽

六十

引荆州圖記作故謬言又御覽

五百五十九

右八

引作故到言當倒之誤酉陽雜俎作葬我於渚下

注恨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

右八

書鈔

一百六十

作我由來不奉教今當從此一語酉陽

雜俎

御覽七十

引並有此一兩字當據增

注襄陽太守胡烈

百姓刊石銘之樹碑於此

右八

寰宇記襄陽城有古堤皆後漢胡烈所築民因歌曰譬春之陽如冬之日耕者讓畔百姓豐溢惟我胡公恩惠難及 又御覽四百六十五作民歌曰美哉胡后儁哲惟疑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文威振遐域此當是碑銘非歌也

注晉太康中得鳴石于此

左八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晉書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

上言得石鼓聲聞七八里御覽五十一引作石鐘然

則為永康初

注命安作宅銘云

左八

李興宅銘全文見蜀志諸葛亮傳注趙氏例錄碑文此何以不引

注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

左八

按蜀記稱劉宏命李興為文在永興中後六十餘年當海西公太和習鑿齒傳逮見襄陽反正已至

太元十餘年則此宅銘當是太和五年若是穆帝升平五年則當云後五十餘年若永平則晉惠帝之年僅有二年又前于永興十餘年必誤也習鑿齒諸葛武侯宅銘云達人有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鴟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見藝文類聚十六

四及初學記三十

注一碑沈之岷山水中一碑下之于此潭

右九

文選求立太宰碑表注北堂書鈔一百引襄陽記

作一沈峴山下一沈萬山下與此合晉書本傳作

一立峴山上誤也

注悉人居

左九

此三字有誤以下文觀之當作悉寡人居

注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

左九

此鑿齒與桓祕書中語全文見晉書本傳謝安二

字必桓祕之誤誰謂全戴趙三家無眉睫之失也

注每省家舅

左九

鑿齒之舅為羅崇羅友並為襄陽都督見鑿齒傳

注惆悵終日矣

又宋書世祿志世祿志言憇憇也

終原文作移

宋書世祿志世祿志言憇憇也

注西去城里餘

西晉書世祿志世祿志言憇憇也

熊會貞曰西當作東緣溪在西城在東也

注一水東南出

右十

熊會貞曰一水東南出不言所歸蓋即下文所言

襄陽湖水也因下文詳敘故此處只略言之

注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荆州刺史治右

酈氏於清水篇言荆州刺史治宛雖不言魏治而

舍魏無可指者故通典言魏荆州治宛此又云治

襄陽何耶按夏侯尚傳假鉞進荊州牧荊州荒殘
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則荊州治宛審矣
若襄陽則已在漢水之南又按王昶傳正始中都
督荊豫昶以為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
屯云云亦荊州刺史治宛之證 劉表為荊州牧
則治襄陽 又按晉書職官志武帝置南蠻校尉
於襄陽元康中以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是襄陽
為荊州刺史治惟西晉二十餘年間事此當云晉
荊州刺史治宋書州郡志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
則尤為暫住又宋書州郡志地形志言魏荊州刺

史治江陵尤誤

注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

右十

晉書孝友傳羊叔子碑是劉宏立李興撰文又襄
陽耆舊記羊祜碑蜀人李安所撰安一名興 此

碑與峴山上之墮淚碑各別

注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

右十

魏志曹仁傳關某攻樊時漢水暴溢仁人馬數千
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 書鈔一百引盛弘之荆

州記作有曹仁記漢水溢碑

注白沙北有三洲

左十

魏志三少帝紀正始二年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注引干寶晉紀然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又王昶傳習水軍於三州皆即此三洲也

注東北有宛口

左十二

按清水經宛縣故有宛水之目酈氏明言即清水所入通典若別有一宛水誤

注杜元凱謂之墮淚碑

右十三

此碑與襄陽城南門之碑非一碑此當立於杜元凱之前非劉弘立也後人多混為一

注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

左十三

魏志彭城王據傳黃初二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錢大昕疑之而未思魏初本為章陵郡故以封據為王國及降為侯則不得以封郡而徙於桐柏之義陽縣此地則改章陵為安昌立義陽郡治之本非一地章陵省入蔡陽古無明文顧祖禹但見春陵分蔡陽之白水上唐立遂謂縣廢仍還蔡陽不知酈氏明言安昌縣故蔡陽之白水鄉焉知其非以章陵改注文本自了然趙氏雜引他說反謂是後人填補以拓跋為當塗是并宋志地形

志皆不照

注蔡水出蔡陽東入淮

右十四

趙氏謂昆水澧水蔡水各有源流議酈氏為牽混不知水之同名者甚多酈據圖經為說何可非也

注蓋應氏之誤耳

左十四

熊會貞曰趙氏駁注非也應氏言東入淮明指出桐柏之淮若指出房陵之淮亦當言西入矣不得言東入且白水先入沔房陵之淮後入沔白水何由入淮趙氏為應迴護殆未深考耳

注南壅維川

右十五

維水不可考酈氏不能詳以南壅維川四字了之亦殊鶻突恐有脫誤近陳氏澧以南漳歇馬河當之按歇馬河即水經之夷水不可以當維水也

注朱祐自觀城擒豐于犂丘

右十五

祐當作祐今本後漢書亦誤見惠氏補注

注黃公名尚為漢司徒

左十六

後漢書周舉傳司徒黃尚字伯河南郡人也當順帝永和初年蓋極忠之後

注立上黃縣治輪鄉

左十七

宋書州郡志二漢晉無上黃縣晉志亦無上黃縣

據此注則晉宋志皆誤

注春秋莫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淇水是也左十七

釋文之一本蓋以鄢為地名所云淇水即沔水音

本相近鄢氏上文既從杜氏以鄢為水名而於此

又引別本蓋亦兩存異說余謂鄢為地名其字從

邑則不得云別有鄢水當以釋文一本為是 又

按左傳敗在濟淇後鄢氏亦微誤

注逕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

右十六

秦頡見後漢書朱雋傳御覽五百五十六引襄陽耆舊

記曰頡字初起 天下碑錄云秦君碑有二一在

宜城一在南陽界水經云秦頡以江夏都尉出為

南陽太守卒於南陽反葬宜城故有二碑也然則

此言墓前有二碑則頡有三碑矣

注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守

右十六

出字疑當作遷然後漢江夏縣不聞有都尉

注冢前有二碑

左十六

葬之下御覽作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

此五字本在孤墳尚整之上當刪上文墓前有二

碑五字不當刪此 漢隸字原秦頡碑中平三年

立在宜城城內故牆篆額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

之碑

注雉皆屋雒

右十九

熊會貞曰屋當作喔

注以問侍中龐季

右十九

龐季見後漢書劉表傳實本於司馬彪戰略見三國志注然此事未知所出當在華嶠謝承等書中

注沔水又南逕石城西

右二十

晉書羊祜傳曰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祜以詭計令吳罷之元和志長壽縣本古之石城吳於此置牙門戍羊祜亦置戍焉然今安陸去襄陽不

及四百里疑羊祜傳之石城不在安陸 又按非

也羊祜傳七百字誤也

注又東過荆城東

右二十

魏志文聘傳攻關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衛臻傳諸葛亮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輿地紀勝荆城在長壽縣南七十里據此是荆城在三國時為重地故作經者據之

注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

左二十

按漢志於江陵縣下云故郢都即指紀南城而言

於郢縣下云楚別邑故郢則兩城皆稱郢可知唯
子囊遺言所築漢志杜氏皆以屬之紀南酈氏於
江水篇之郢城引子囊遺言所築又引漢志云楚
別邑而於此又直鈔漢志云平王城之是為兩歧
疑子囊所築本別邑與紀南為犄角漢志載於江
陵下為非矣

注謂之西京湖 揚水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三
此西京湖即上文所謂赤湖京當為赤之誤以在
湖之首故稱西赤湖下文揚水又東北流得東赤
湖水口對西赤湖而言也戴趙不知此京為赤誤

而於下東赤湖遂不知所謂而乙轉之為東得語
意全舛矣

注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下會同 左三

熊會貞曰此十二字與上複蓋衍文

注又北納巾吐柘柘水即下揚水也 左三

熊會貞曰據夏水注下當作夏

注謂之揚口中夏口也 右三

熊會貞曰按夏水稱中夏水不應此揚水亦有中
夏之稱竊疑中為巾之誤以揚水納巾水後故得
巾夏之名耳至揚水稱夏水則上文明云柘水即

夏揚水是揚水自有夏水之目也

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又

左三

夢溪筆談言唐太宗得古本尚書改雲夢土作雲土夢讀道元此注知所言不虛

注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按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

左三

大別在安豐班鄭京相璠無異說自杜預始獻疑而不言其地所在元和郡縣志始以翼際當大別此後皆宗其說近世說禹貢者重理漢志洪亮吉設十四證以申班鄭而究無解於安豐去漢太遠

余別有詳說見禹貢本義 江水篇引地說漢與

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此亦引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而酈氏於此不以翼際山釋之乃云今不知所在因知地說當是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本一條而酈氏分截引之是知大別在翼際山之上而未能實指其山故云不知所在然則善長亦不以翼際當大別自元和志始以大別為翼際蓋已不見地說原書矣 何焯改陂作阪趙戴弁從之按說文陂阪也一日坨也爾雅陂者曰阪釋

名山旁曰陂言陂陁也易之無平不陂書之無偏無陂皆阪坡之義何氏但見後人習用陂池以為不合而改之不知陂之本義為阪也戴氏以小學名家亦以陂為訛何耶

水經注疏要刪卷二十九 泗水 宜都楊守敬撰

泗水

經又東過彭蠡澤

酈氏以彭蠡澤為鄱陽湖見贛水篇故於此不詳

其地按漢志續志鄭注並云在彭澤西禹貢山水

澤地所在云在北魏源以大雷當之是也詳余禹貢本義

注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

熊會貞曰按姑熟自東晉置城戍守常為重鎮然

不聞立縣

注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左三

戴氏謂下其一二字當在東至會稽餘姚之上其說是也但酈氏所見經文已是如此故云經言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戴氏特著其說而不改經文阮文達浙江圖考遂從戴改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是江漢並大故以彭蠡北江續於沔水作水經者自應以北江粘連沔水以合禹貢乃畧於北江而詳於南江是沔水絕江而過與禹貢不合今江水篇下流已亡據趙氏所輯諸書實有北江經注余疑沔水篇經文分爲二以下是江水篇之文趙氏所輯佚文是沔水篇之文惟其奪亂不可接續無從訂其錯簡此水經注一大關目存此爲治水經者商榷焉

注逕吳國南爲南江

右四

胡東樵戴東原以酈氏合分江南江爲一爲誤金榜禮箋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三江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應職方揚州其川三江其於石城著南江源委猶於酈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於中江言出蕪湖西東南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於石城酈氏道也是分江爲南江卽志

文考之益明然則酈氏合分江南江爲一眞善讀
班志者然班志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則必絕
清弋等江其間山嶺重疊無橫截而過之理故近
儒多疑之而尤以胡培翬說爲可信蓋胡本績溪
人以目驗得之酈氏墨守班志吾正嫌其鑿空曲
附不必問合分江南江與否也詳見余漢志圖說
并晦鳴軒稿 禹貢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孔傳
謂有北有中南可知班氏則明著中江南江之目
而皆無其迹酈道元勉強通之後儒紛紛窺測終
不鑿於人心余謂禹貢之北江中江只是一江稱

北江者以沔水之下流與江同注於海者也稱中
江者謂江之正流獨注於海者也中者正也非謂
中心之中也故有北不必有南也或以彭蠡當南
江似矣然禹貢實無明文彭蠡非江漢之比也古
書漢與江并稱不聞彭蠡與江合稱也揚州之三
江自應以揚州界內之水求之韋叔嗣庾仲初諸
家之說擇焉可也詳見余禹貢本義略記於此

注晉太康元年

右四

石城漢縣隸丹陽郡酈氏謂晉太康元年改隸宣
城郡耳戴氏於年下增立字大謬

注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左四

涇水桐水不著所出之源當有脫誤今審又東合涇水句當在卽宛陵縣也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句當在分宛陵置下

注昔縣人陽子明

左四

陵陽子明銓縣人本列仙傳無銓字似以子明爲陵陽縣人陽上無陵字又似子明姓陽皆謬趙氏據列仙傳增銓字陵字是也戴氏仍舊文何耶

注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

右五

宋志安吳吳立按吳志程普傳討宣城涇安吳陵

陽春穀諸賊事在孫桓王時則非晉始立審矣

注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右五

宋志寧國吳立元和志後漢末分宛陵南鄉置注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

右七

按會稽有句章縣無句餘縣此縣字衍文具區在餘姚是謝康樂說明見後文安得改具區爲句餘自康樂以前無有以具區在餘姚者然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澤藪具區其浸五湖說者謂五湖卽具區是職方之藪浸同處然則謝氏說未可全

非

注以為郭于地理甚昧矣

按郭注云句餘山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又以其區為太湖是具區在西北句餘在東南已不能北望具區又加句餘之東五百里則浮玉當在海中即云具區在餘姚亦不能北望及之也謝意蓋以句餘當在餘姚之西五百里郭以句餘在餘姚故駁之然酈氏既不引郭注又不以謝說為典要徒存異文使人莫知其指意之所在

注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王事備羅浮山記

左七

言上疑有或字此酈氏以羅浮當浮玉亦以洞庭當具區故得北望具區也

注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溪水入焉

左七

會稽山當作羅浮山直湖南故能北望具區有字當在陰字下即羅浮山之陰也黃南雷今水經因下文衍縣字遂議酈氏謂茗水出山陰縣寬矣

注而溫涼又雜

左七

御覽七十引作溫涼不雜是也

注蓋山海經所謂茗水也

左七

酈氏以羅浮當浮玉以羅浮山陰之溪水當茗水

然句餘終未能實指其地

注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

左七

按三山俱當作二山

注東則松江出焉

左八

說者多以酈意謂松江為南江不知酈言南江入震澤後只言松江谷水入海絕不以為南江其以為南江者自秦望分派之水今注末誤南江為三江遂使後人捉摸不定而酈氏苦心為漢志分明者亦游騎無歸矣

注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

右九

酈氏言不與職方同則不與禹貢同可知按職方揚州其川三江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揚州為限斷以三江洩震澤舍庾仲初說別無與禹貢周官合者酈氏蓋依附漢志故云爾別詳余禹貢本義

注與松江而三也

右九

趙據吳郡圖經於而三下增此非禹貢之三江七字按酈氏上文既言名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則此不必贅非禹貢之三江此當是吳郡圖經彙括酈氏上文足此一句戴氏不依增是也

注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

左九

御覽六十引搜神記當字在陷字上是也 按淮

南子原道訓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高注與此

所說略同意林引許注亦然

注遂乃淪陷為谷矣

左九

搜神記谷作湖是也

注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右十

按宋志引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為海昌都

尉治此後改為縣與地道記合而宋志云漢舊縣

非吳所立然兩漢志俱無此縣疑宋志誤 又按

寰宇記引太康地志云漢鹽官也與此說異

注有馬皋城

右十

越絕書吳伐越道逢大風匹馬啼噪因名馬皋城

即馬皋城也

注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

右十

漢志但云本武原鄉不云改武原縣武原鄉既淪

為湖何又云徙治武原鄉此下三武原字當有誤

注漢安帝時

右十

郡國志注後漢順帝時陷為當湖又吳地記後漢

永建二年陷為當湖永建為順帝年號則安帝為

順帝之誤無疑 元和志海鹽縣城陷爲柘湖移於武原後又陷爲當湖說甚明析然則陷爲柘湖者秦縣漢徙武原東漢陷爲當湖又徙注文當作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秦於其地置海鹽縣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秦地也後縣淪爲湖又徙治武原鄉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王莽名之曰展武漢順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

注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

左十二

上文具區在餘姚烏道山西北卽靈運語也戴改餘姚爲餘暨殊謬且酈引謝語本爲經文餘姚言也何關餘暨下句餘暨亦是具區之誤

注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左十二

熊會貞曰酈意以班固時浙江並未於餘暨南入海以其尙未至餘姚故云非班固所謂南江也若以今水道言之則浙江已至赭山入海去餘姚更遠故後人改餘姚爲餘杭不知秦望澱浦酈氏言之鑿鑿今皆淪於海中學者不詳審古今變遷之迹妄肆譏彈適見其鹵莽也

注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

左十二

隋志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志水經三卷郭璞撰閩百詩謂郭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而通典云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似杜氏曾親見郭注矣而其所辨駁者皆是酈氏之經注本絕不及郭注一事且酈氏於郭注山海經爾雅穆天子傳等注皆時見稱引豈有璞注本書絕不引為商榷唯此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此語不見山海經爾雅等注中趙一清引隋志水經三

卷郭璞注似以為其注中語者但酈氏初未明言出何書安知非郭氏他文中語而今不可考矣余謂郭注水經只是烏有之事以酈氏之書不見稱引決之至畢氏沉以山海經第十三篇自岷江至漳水謂即郭氏所撰水經尤為臆說別有詳說在明軒稿中注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

右十三

漢志言江水入海之處為餘姚水經注言江水合浙江之處為餘杭本自分明觀酈注下文浙江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此乃釋經東至餘姚入海之文與漢志符合近儒多據水經注之餘杭以

改漢志又以漢志之餘姚改此處之餘杭皆爲疏也

注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

左三

道元蓋以自秦望分派之水爲班志南江正流但其時浙江已合浦陽江入海而秦望分派遂成細流故不敢直書爲南江而特標之曰又爲江也以

下直稱江水而於注海之後始言是所謂南江也其斟酌古今可謂至慎戴氏以今姚江非浦陽分派謂酈氏欲附會班氏虛構此說未知善長之志矣

注又東逕緒山南

左三

一統志虞翻故宅在餘姚縣靈緒山圖書集成職方典龍泉山在餘姚縣城中秘圖山西一里舊名靈緒山一名嶼山是此注之緒山並無譌誤或脫靈字耳趙氏繁稱蔓引改爲赭山不考赭山在今海寧州西南五十里去餘姚甚遠地望不合是爲巨謬戴氏不考而從之此猶得謂戴不見趙書乎注是所謂三江者也

左三

酈氏既不以松江爲南江又不以浙江會浦陽江入海者爲南江特標秦望以下之水爲江水是明

明以此爲班氏之南江自淺人見下文有三江環之之語遂改南爲三若與郭璞之三江在離合間不知酈氏不以浙江當南江又何嘗以松江當中心乎一字之誤千載蒙迷此必當訂正者

注吳越之國三江環之

左三

酈氏特引子胥語者以其所謂北江中江在吳分南江在越分耳正以證秦望分派爲南江之說也注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熊會貞曰當疊一字

左三

潛水

注今受有大穴潛水入焉

右三

酈氏注大例皆指實言之其不能指實則云未詳此條言受有大穴并不實指在何縣蒙籠之至余謂此必引郭璞說或引劉逵說謂漢壽或晉壽蓋受與壽通又脫漢晉等字朱箋乃謂當作爰竟成虛擬之辭趙戴遂改作爰何不思之甚也

注自通漢疏通

右三

若從趙改爲導漢則不當有自字王西莊改爲廣漢就康成時郡縣言之理或然矣注是猶漢水也

右三

以上說潛水本義以下釋經文

注水暴長

左十四

御覽五百五十九引作潛水暴長趙戴增漢字非

注今所謂馮李也

左十四

李下嘗有脫字或是冢字

注其南源取道巴西是西漢水也

左十四

此篇注文與經文不相比附晉壽與宕渠縣謬以千里混為一水稍涉地學者不至此何論專門名家而注文所列大穴小穴二說前已引以注漾水篇之首而其篇末始及宕渠水乃全不相混又參

考桓水篇文乃知酈意以宕渠之水出巴嶺并無潛伏之迹斷不可以說禹貢而禹貢之潛說者皆指漢壽故引郭鄭劉三說以證之恐人誤會又以西漢水一再明之其下始釋經文宕渠唯篇首晉壽二字誤為受字遂使指意不明若以潛漢混宕渠者今改爰字為晉壽而於是猶漢水下增補而經言水出宕渠地理志亦言是矣是宕渠亦有潛水之稱所未詳也二十七字如此則旨趣瞭然矣但酈氏不欲顯斥漢志水經使人尋繹而自得之增成其說反失其旨戴氏悟此必補此數十字而

云近刻脫也。江水篇云宕渠水卽潛水渝水也。是酈氏不全廢水經之證。按說文潛涉水也。一曰藏也。一曰漢爲潛濇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二字本不相混而其音則同。故禹貢沱潛旣道。漢志作沱濇師古云濇音潛。其巴郡宕渠上言潛水入江。下言不曹水入濇。二字互出。其實皆當作濇也。道元見本必皆作潛。而水經亦以濇作潛。道元但疑宕渠水非枝分潛出。不得當禹貢之潛水。而未檢說文。遂往復迂回。多此辭費。使知水經漢志之潛卽說文之濇。則渙然水釋矣。此則不能不爲

道元惜也。然段茂堂王棻友爲治說文專家。於此尙不能分割了然而又何責乎酈亭。

湍水

注東南流逕南酈縣故城東

十五

按漢酈縣屬南陽郡。至後魏初仍屬南陽。其城有

二見清水注漢制往

至太和中置東恒農郡。乃以

北酈屬之。而以南酈度恒農郡。

見地

北酈見清水

注此爲南酈。其皆稱故城者。二城皆漢制也。趙戴未審其故。乃於南下增陽字。是止有北酈而無南酈矣。

注史記所謂下酈也

左十五

酈氏即指史表言也趙戴於酈下增析字非

注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

右十六

類聚十四引正作魏征南軍司馬此脫馬字耳杜預之為征南軍司本即軍師此魏特置之官杜佑云晉避諱改軍師為軍司是也軍司馬位卑杜預為將軍不得領司馬也胡三省說誤趙氏又牽混之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場也

左十六

六門雖非信臣所開而始開者信臣也道元清水

注便文言繼信臣之業未為不可趙氏疵之過矣

注漑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

左十六

熊會貞曰昆陽去此甚遠惟朝陽涅陽與穰新野接涅與昆形尤相近則此昆為涅之誤

注鄧颺為晨宅畧存焉

左十七

鄧颺三國時人見曹真傳注無此語其人不聞有撰述郭仲產南雍州記禹與鄧晨宅隔陂雖垣墻已平基塹可識當云郭仲產謂晨宅基畧存焉

均水

注均水出析縣北山

左十七

漢志析縣下無均水而丹水有東至析入鈞之文
知本有鈞水也酈氏以均水當漢志之育水而漢
志丹水下之鈞水遂無著豈源爲育而流爲均乎
經南流過其縣之東

之字當衍

注故地理志謂之洧水

酈氏既以漢志盧氏下之育水當均水又別立洧
水篇以當漢志酈縣下之育水則此文當從漢志
作育水戴氏不從又引漢志知其迴惑不能決也

粉水

經東流過郢邑南

此郢邑無考疑字訛

經又東過穀邑南

筑陽本漢縣隋開皇七年改爲穀城本春秋穀國
寰宇記謂在穀城縣北五里經稱穀邑蓋謂此而
洧水篇則稱爲穀城

注閻丘羨之

御覽

五百五十九

引注作閻丘羨無之字

白水

經白水出朝陽縣西

熊會貞曰今無此水蓋鄧州之南襄陽之北地勢
平衍其水久已堙塞也汪士鐸謂卽涓水篇之濁
水然酈氏明云濁水上承白水則白水自有源委
不得混之爲一

泚水

經泚水出泚陽

按隸釋郭仲產碑州輔碑陰皆作比陽晉宋以下
地志并同然呂氏春秋夾泚而軍後漢書竇皇后
紀父勲尙泚陽公主竇融傳同又鄧皇后紀封兄
子康爲泚陽侯鮑昱傳爲泚陽長章懷注引東觀

記亦作泚陽是比陽泚陽相亂已久

注水北出茈丘山

按今泌陽縣西北三十里有慈丘山當卽此注之
茈丘山慈茈音相近疑泚水卽因茈丘得名若作
比音則相去遠矣

注泚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泚水右會馬仁陂

熊會貞曰趙戴移舊字於月城北上非也觀下文
水流遂斷故瀆尙存則酈氏時泚水已不與馬仁
陂水會故言舊泚水會馬仁陂水謂舊時與之會

也

注水出湖南北山

左三

名勝志引作湖陽趙氏何不據校

注于斯水也

左三

熊會貞曰元和志作卽斯水也當從之

注謝水注之

左三

後漢書樊宏傳射陽侯注引水經注亦作射水射謝通用而章懷及洪氏隸釋並以臨淮之射陽爲疑非也

注泚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

右三

熊會貞曰坂門水卽後板橋水也凡四見此坂門蓋板橋之誤

注地理志曰故蓼國也

左三

云左傳作颺者師古之說今本左傳皆作蓼朱本未全非

注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者矣

左三

按宋世家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于宋左傳亦同無會湖陽事

注爰自宅陽

左三

按郡國志於河內修武下陽樊攢茅田注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修武故南陽然則宅陽爲南陽之誤今有宅陽幣出土甚多疑亦地名也

注追爵敬侯

右三

樊宏傳作追爵諡爲壽張敬侯蓋壽張其爵敬其諡也

蓋對蘇文贈
蘇會貞曰對門木鴨對蘇水出凡四見此對門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

宜都楊守敬撰

淮水

注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

右一

古文苑桐柏廟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據注則先潛行後出大復微異

注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也

右二

漢之義陽在平氏安昌城漢之蔡陽白水鄉也見沔水注然彼以安昌爲義陽郡治此以義陽縣爲郡治復引關駟言置義陽郡於安昌城似安昌義

陽只一地者按晉志實安昌義陽兩縣並立義陽故城在今桐柏縣東安昌故城在今棗陽縣東義陽治安昌城寰宇記亦言之然則此實義陽縣城非義陽郡治沔水注爲得之

注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

左二

熊會貞曰元和志天木山俗名天目山在桐柏縣東北五十五里祖逖爲豫州刺史藏家口於天木山卽此山也山上有池時人號爲天目按晉書祖逖傳作大木與注同元和志作天木蓋涉天目而誤

注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

左二

熊會貞曰左當作右觀下文西南出則湖水在淮水之右非左會明甚

注瀨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

左三

趙於義陽下增縣字熊會貞曰晉義陽郡嘗治此卽上文所云治在石城山上故下文亦云城在山上是郡昔所舊治城

注又東逕石城山北

左三

上文義陽郡治山上卽石城山此又云逕石城山北足知此山非惟高峻而且延袤甚遠

注或言在鄆縣藉山也

右四

熊會貞曰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上有石城故城注水經云或言在鄆指此山也是縣藉二字誤當據括地志作指此山也

注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

右五

魏書田益宗傳太和十九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北史同按地形志東豫州領汝南郡南新息縣隋地理志新息後魏置東豫州則魏書北史作新蔡誤也當以此訂之

注東北入淮

右五

熊會貞曰北當作南

注又南青陂水注之

右六

熊會貞曰此卽汝水篇青陂南入淮之水

注又東逕晉西陽城南

左六

按此漢之西陽縣也魏志黃初中吳陽言欲獵江北豫州刺史滿寵度其必襲西陽先爲之備亦卽此城宋志晉惠帝分弋陽爲西陽國屬豫州當亦此城寰宇記永嘉亂後郡縣並移置故邾城上流故陶侃爲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不復隸豫

州而樊峻爲西陽太守鎮邾城尤其切證此地若就西晉言當稱西陽國然不應置漢錄晉此晉字當漢字之誤

注孝武元狩六年復爲九江焉

左十

按漢志元狩元年復故漢表淮南王安元狩元年謀反自殺傳同當作元年

注肥水從城而北入于淮

右十二

熊會貞曰按肥水注肥水西逕壽春城北西北入淮不逕城西也此當作從城北西入于淮乃合趙改而作西戴於而上增西字均非

注夏肥水又東爲高陂水東出焉

左十二

熊會貞曰渠水篇高陂水東出焉卽此高陂

注又東爲大滌陂

左十三

熊會貞曰大滌陂互見潁水篇

注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

右十三

後更以塗山不在此而此乃以禹娶塗山證之蓋謂禹娶塗山在此而會塗山在會稽也若謂禹娶塗山在會稽則駭矣故說文亦兩存之

注更封耿阜爲侯國

左十三

耿阜范書不載當在華嶠謝承諸書中

注平阿縣有當塗山

左十三

初學記引有當字御覽

三

引亦有當字故下文

云當塗之右戴刪當字非也

注淮出荆山之左

左十三

趙改淮為渠誤也此注自言淮水非言沙水沙水

自詳渠水篇自趙氏誤改汪氏不詳考原本其悔

翁筆記遠議酈氏之誤傾矣初學記御覽

三引

並作淮

注余按國語曰吳伐楚墮會稽

右十四

國語是吳伐越注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

踐棲於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元年家語亦作

越注文誤越為楚趙戴均不檢國語何耶

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鼓

右十五

竹書自明范欽本以下無不作鼓者戴氏無端改

作鼓當是大典抄本而張宗泰刻竹書遂改鼓作

鼓矣

注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

以韓師諸侯師縣

于襄陵公會齊宋之圍

右十五

此事於史記國策并無所見縣字當作懸軍深入

之縣蓋是時宋衛齊圍襄陵故魏亦以韓及諸侯

之師逼之及齊侯求成公會齊宋之圍于襄陵乃
行成若既敗諸侯之師則下齊宋之圍不可通矣
孫潛於諸侯上增敗字固非戴據今本竹書刪公
會齊宋之圍六字尤謬

注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

左五

熊會貞曰互見睢水篇

注又東逕楊亭北 有故楊梁

右六

趙改楊亭作陽亭余謂皆當作楊以合左傳蓋楊
梁楊亭之異稱非楊陽之異也 續漢志睢陽有
楊梁聚呂氏春秋行論篇宋殺文無畏於楊梁之

隄當卽此

注水出譙城北白汀陂

左六

熊會貞曰汀當作洧左傳成十二年鄭子罕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復
敗諸洧陵杜注洧陂洧陵宋地

注右會八丈故瀆

左七

熊會貞曰戴改右作左是也觀下云八丈溝承洧
水南流注渙則八丈溝在渙之左右會爲左會之
誤無疑下作八丈故溝此瀆疑當作溝下長直故
溝趙改瀆亦非

注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

右六

兩漢晉宋志并作潼當以此正之今泗州東北七十里

注蘄水又東南北入八丈故溝出焉

左九

熊會貞曰此八丈故溝入睢水即睢水篇所謂八丈故溝水注之也南有八丈故溝出沒入渙故此稱北八丈故溝趙不知衍入字而刪出焉二字與睢水篇不相應何其疏也

注又東流南北長直故瀆出焉

左九

趙刪北字戴刪南北二字改瀆為溝熊會貞曰改

瀆為溝是也刪南北字則非蓋長直故溝一自蘄水北出入睢詳睢水篇一自蘄水南出入浚詳上文是溝分南北流故此云南北長直故溝出焉

注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

左九

熊會貞曰括地志大徐城在徐城縣北三十里元和志寰宇記俱載大徐城不言大徐縣此縣字疑衍

注淮水又東逕廣陵廣淮陽城

右十

朱箋謂下廣當作歷是也戴刪歷字城字下增南字按增南字是也刪歷字則非此廣陵在盱眙之

東則非漢晉之廣陵宋書州郡志南徐州臨淮郡有廣陵縣地志不詳其處所然縣屬臨淮則當今洪澤湖左右此淮陽非漢之淮陽國亦非宋之淮陽郡注言北臨泗水阻于二水之間泗水注亦言城臨泗水則在淮泗合流之西地形志東楚州有淮陽郡淮陽縣說者謂在今桃源縣地以此注證之當在桃源縣東南酈氏言又東逕廣陵歷淮陽城以二城相去不遠故合言之非謂淮陽屬廣陵也刪歷字則似淮陽屬廣陵矣此戴氏之輕率也注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

全十

史記淮陰侯傳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按淮陰縣名果有下鄉縣不得言屬淮陰考漢書張晏注無縣字知下鄉為鄉名史記注縣字乃衍文也

注舊水道也

右三

趙戴并於水上增江字按中瀆水首受江耳何得遽稱江水道當是舊渠水道也故下文引漢志以明之

注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

右三

陳下朱本脫一字趙戴因上文有陳敏穿樊梁湖
事遂並增敏字劉文淇揚州水道記謂陳敏晉惠
帝時人在蔣濟後約八十年三州論不當引之謂
是陳登以三國志登傳曾為廣陵太守也其說良
是但謂是水經注舊本則誣也

注凌縣為生麥

右三

今本漢志亦作生麥不必改

注凌水出縣西南入淮

左三

今本漢志注脫西字當據此增

經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

左三

禹貢錐指據漢志謂淮陵為淮陰之誤而全氏非
之謂漢志敘淮水至淮陵而止其東即枝分之游
水謂游水即淮水此蓋因游水枝分之後即不復
見淮水入海之文故曲為此說不思淮為四瀆之
一豈枝分之游水所得假其稱且游水枝分在淮
水已過淮浦之東並非在淮陵余直謂漢志之淮
陵即淮浦之誤酈氏敘游水入海之後必有淮水
又東入海之文而今本脫之

注應劭曰浦岸也臨側淮瀆故受此名

左三

按詩常武傳淮南天文訓文選思元賦注並云浦

涯也又呂覽召類篇注浦岸也是浦有涯岸兩訓
今本漢志注淮字是浦字之誤若是淮涯不煩酈
氏言臨側淮濱故受此名矣趙氏不能據此注以
訂漢志已爲失考戴氏乃改爲淮崖特以與岸形
近之故不思崖亦岸也見荀子勸學篇注然則浦
涯浦岸皆可淮涯淮岸皆不可也

注今郁州治

左二

地形志無郁州蓋脫或梁所置也淮海之間梁魏
時有攘奪也

注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

右二

今本漢志無東字按左傳杜注作西南郡國志注
引博物記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

晉志亦云在縣西

注公會齊侯于夾谷

右二

杜注夾谷卽祝其亦不言所在以此地爲夾谷者
始於司馬彪郡國志然去齊魯之都太遠近儒以
萊蕪之谷當之見淄水篇

注服虔曰地二名

右二

按當作一地二名

注左逕琅邪卽巨縣故城之西

左二

趙戴改卽丘爲計斤按左傳襄十四年杜注計斤在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也寰宇記在高密縣東南四十里去游水甚遠卽丘在今蘭山縣東南與贛榆接實游水之所經但莒子實起計基酈氏引漢志亦是計斤下之文又綴以世謂之南莒殊爲差互若以酈氏所引實是卽丘而沐水注言卽丘爲春秋之祝丘是紀國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注魯地非莒國地若云計斤在贛榆祝其之間則傳注皆不可信矣酈氏依附盲左又墨守班書何至違錯如此

云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說者謂沂字誤當作計斤而今本水經注缺治水余疑此蓋其爛餘之文又因卽丘與計斤形近淺人遂羈入之其下本謂之北莒又因此地在莒南又改爲南莒不知其羌無故實而方位全不合也 或謂西漢卽丘屬東海後漢晉宋北魏皆屬琅邪此不足以駁酈氏

水經注疏要册卷三十一 宜都楊守敬撰
注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
熊會貞曰按澧水東流注云出堯山又歷太和川
則太和川在堯山東堯山不得在太和川東北此
川乃山之誤神仙傳尹軌到太和山中仙去即此
注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
熊會貞曰元和志作狀如沸湯是也
注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
直當作非魯陽之湯水也

水經注疏要册卷三十一 宜都楊守敬撰

注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

熊會貞曰按澧水東流注云出堯山又歷太和川

則太和川在堯山東堯山不得在太和川東北此

川乃山之誤神仙傳尹軌到太和山中仙去即此

注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

熊會貞曰元和志作狀如沸湯是也

注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

直當作非魯陽之湯水也

注是故闕駟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

左二

漢志云魯堯當作山澧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酈

引闕說者謂波水東北至定陵入汝者也與漢志

異名而同水脫波水二字文義遂不明

注昔在于楚文子守之與韓搆難戰

左二

呂氏春秋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搆

日日反三舍淮南子同注魯陽楚人也王之孫司

馬之子所謂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王其守縣大夫

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縣是也戰下脫酣

字戴改搆作邁刪難字不補酣字知其不考呂覽

鴻烈也

注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

左四

此父城當作城父後人據今本漢志改也詳見余

晦明軒稿

注澧水東逕西不羹亭南

左六

按漢志潁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續志

同此西不羹當作東不羹

清水

經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

左六

戴據今本山海經改作支離按文選張平子南都

賦注引山海經亦作攻則今本作支誤也此不當改

經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 左六

熊會貞曰據注清水東南逕西鄂縣故城東又南

逕宛城東與經不照以今日水道證之與經亦不

合而酈氏並無駁經之辭知經文本作東南過南

陽西鄂縣東又南過宛縣東

注清水導源 右七

導源下有脫文全趙增宏農二字未合戴氏仍舊

亦非余謂當作導源盧氏攻離山不嫌與經文複

也觀下文引郭仲產說正以證清水出攻離山不

然何必謂酈縣在攻離山東南也 酈氏蓋以此

篇當漢志南陽郡酈縣下之育然則今本漢志酈

縣下當作清酈氏不引後人多誤以此篇當漢志

盧氏之清水錢氏姑竟混漢志盧氏酈縣而一之

近陳氏澧並欲改酈縣之育為湍水皆由未細讀

水經注之誤唯全趙分明 左七

注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 左七

戴趙於渭水篇亦改作伯陽謂即老子觀此注語

意豈謂老子之辭當仍作陽伯為是陽伯即陳倉

人之名

注封騫為侯國

據此則張騫所封為南陽之博望無疑而顏師古張騫傳注云取其能廣博瞻望何不考水經注耶且地理志博望下明注侯國豈以漢表宣帝元康二年封許舜而無封張騫之文然史表載張騫以武帝元朔六年封坐罪除則亦何妨其後封許舜

注荆州刺史治

此所云荆州刺史當是曹魏荆州然沔水注又云治襄陽何耶通典云魏荆州治宛按夏侯尚傳

則魏刺史治宛審矣互詳沔水篇

注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王左

郡國志新蔡有呂亭按宛西之呂於春秋屬楚

新蔡為蔡平侯所遷必非故呂然則新蔡之大小

呂當以呂忿名非宛西也

注賃為阿街卒

御覽八百二十九引華嶠後漢書作阿里四百八十四誤作

河里可證阿下有里字

注侯羸賤役晨門卑下之位

後漢書范式傳作侯羸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

抱關此晨門下當脫抱關二字

注故其讚曰

左三

此讚范書不載當在謝承華嶠等書中

注謝沈漢書

左三

隋志謝沈後漢書八十五卷晉祠部郎 戴本無

後字此校刊者脫也孔刻本有後字

注清水又逕安樂郡北

左三

按此地無立安樂郡事下文明云胡廣封安樂鄉侯與後漢書本傳合兩漢封國之例郡當封王此郡字必鄉字之誤何自朱箋以下均不覺耶

注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為新野郡公

右三

勞格云按酈注誤也歆封新野据本紀在太康十年十月非咸寧二年也是時封新野縣公非郡公也其進封郡王在惠帝永寧元年則新野置郡亦當在是時地理志惠帝分南陽當作義陽立新野郡盛宏之荊州記以為元康九年

注堵水出棘陽縣北

右三

此棘字必當作赭藪氏仍之何耶

注地理志曰縣有赭水王莽曰陽城也漢哀帝改為

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赭陽侯古左
 今本地理志堵陽下不載赭水據史記張釋之傳
 正義引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蓋謂
 赭水也乃知縣有赭水是應劭說但漢志博山下
 注引應劭云明帝改為順陽酈氏於均水注亦引
 之兩相違異而酈氏不辨如果漢之赭陽哀帝已
 改為順陽則班氏當以順陽著錄何以東漢封朱
 祐為赭陽侯細玩此注文此地本名赭鄉哀帝始
 改為赭陽故漢志以赭陽標目東漢朱祐仍以赭
 陽受封不知何時誤赭陽為順陽而史記正義沿

其誤錢氏考異反欲歸獄酈氏亦不思之甚矣

漢志堵陽韋昭曰堵音者是堵赭一字故北魏地
 形志直作赭陽酈氏於縣名水名皆作赭遵時制
 也且沔水中有曹魏所置之堵陽縣亦有堵水恐
 其相混故以赭水別之戴氏盡改赭為堵大失酈
 氏苦心分別之意互詳沔水篇

注清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水上承白水於朝
 陽縣右

注
 明言濁水上承白水則濁水白水為二水汪氏
 謂濁水即白水誤

注濁水又東逕鄧塞者

右

熊會貞曰下文濁水注清後清水又逕鄧塞東則鄧塞在濁水之南審矣戴改者作北是也趙作南非矣 御覽一百七十五引水經云鄧州伯陵山上有入鄉樓今本無之附記於此

灑水

注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

右

熊會貞曰詳潁水篇

注練溝出焉

右

熊會貞曰詳汝水篇

濯水

注縣西北有棠谿城

左

孟康曰吳房本房子國楚封吳夫槩於此爲棠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縣有棠谿亭注文本此然注明言吳房縣西北有棠谿城則棠谿非即吳房也一統志以棠谿即吳房讀注文未審

瀨水

經瀨水出灑陰縣東上界山

右

漢志瀨水出舞陰與此合而瀨陽侯表作舞陽誤也今本說文亦誤作舞陽說見王念孫讀書記

經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左六

熊會貞曰說文作入潁段氏曰蓋合潁而入汝也
按潁汝各入淮瀨不得合潁入汝山海經漢志並
云入汝與水經同則說文入潁為入汝之誤

濩水

注濩水又東北河水注之 其水又東流入于濩濩
水東北逕于東山西西流入濩

左五

按漢志雒縣所云澧水出衡山東至鄆入汝者鄆
氏已詳敘於汝水篇中唯澧作醴耳此入濩之水
原作河字未知是何字之誤朱箋誤引漢志趙戴

從之竟改為澧水何其不考入汝入濩之異文耶

戴謂西流入濩上有脫文是也全改重文二濩

字作葉陂云以汝水篇敘澧水文校正蓋沿朱箋
河水當作澧水之誤故有此說無論此非澧水即
如其說彼篇既敘醴注葉陂何得複出此當闕疑

左九

注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

下文引之此當衍

注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

左三

即上文之長城也原本不誤 御覽一百九引郡

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與此所引同戴趙據

要册卷三十一
今本增改非矣

湏水

注穴內常有風熱火無能以經久故也

左三

當以風字斷句熱字不誤火字非衍蓋熱火行穴
中有風則火不能久也

注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

左三

上唐縣無考

經東南過隨縣西

右三

當作東北過隨縣南

注灃水東南逕灃西縣西

左三

熊會貞曰縣以灃西為名當在灃水之西灃水當
逕縣東此涉上文澁水逕灃西縣西而誤灃水之
西即澁水觀西魏改灃西縣為下澁知其去澁水
不遠矣

注即禹貢之陪尾山也

右三

漢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
山鄭康成曰陪尾山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
東北是故書無不以陪尾在安陸者此導山之文
與淮泗全不相涉偽孔以淮出桐柏經陪尾殊謬

泗水之陪尾自別一山趙氏謂酈氏兩載陪尾自相舛錯不知酈氏固各不相蒙也

注隨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鄖城也

左三

按石龍山在應山縣東北二十五里永陽縣在應山北是隨水即今之陳家河其入湏處即在應山界戴氏見隨水無入湏之文故於安陸城西下增入於湏三字不知隨水不得南至安陸也趙氏改安陸為安樂按安樂左郡見宋書州郡志旋廢且是郡非縣尤為附會通鑑太安二年胡注引水經注作湏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方

輿紀要引同知隨水又西南下脫入於湏湏水又南七字蓋因兩南字相涉而脫也

注湏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 與

張昌戰於清水昌敗追斬於江夏

左三

晉書張昌傳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旋據有江夏劉弘遣陶侃蒯桓皮初等討昌於竟陵劉喬遣李楊尹奉向江夏大破之昌竄於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惠帝紀則云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此注與晉紀合然劉弘傳言弘到官昌懼而逃其眾悉降昌竄於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

之是斬昌於下雋致確故通鑑考異亦從昌傳此
注當作追斬之於下雋朱本作江夏未審程氏作
江涘亦臆斷也 程克齋春秋分記世鮮傳本趙
氏得見汪氏振綺堂宋本故篇中屢引之戴氏未
必亦見程書而亦同趙氏此亦襲趙之一證

注世謂之章水

右二

夢溪筆談云清濁相揉者爲漳水別有雲夢之漳
水與滙合流色理如蠓螋數十里方混方輿勝覽
輿地紀勝並云漳水在安陸縣西五十里卽此注
之章水

注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潼山

左二

孫氏星衍謂曲陵當作西陵按晉宋及齊江夏郡
並有曲陵縣在今應城縣東若江夏之西陵在黃
岡西北潼水安得出此孫氏地學之疏如此令人
意盡

注東通灑水

左二

熊會貞曰詳江水篇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二 宜都楊守敬撰

滲水

注故賴國也

前漢隨縣有厲鄉故厲國也續漢志汝南褒信有賴亭故國在光州殷城縣南賴亭是也此為烈山氏生處烈厲賴並聲近非必賴國也當以續志為是

蘄水

注山即近柳也

注近柳固非改作蘄柳亦無據寰宇記蘄水出蘄

春縣西大浮山一名蘄山又有四流山在今蘄州北山南山西水流入蘄水界北入霍山界東入太湖界流柳音近當卽四流山也

注歷蘄山出蠻中

左一

紀要引中字下有其間有五水五字文義方足

注後齊昌郡移治於此也

右二

南齊州郡志豫州有齊昌郡齊昌縣地形志北江州亦有之隋志蘄春舊曰蘄陽梁改曰蘄水後齊改曰齊昌置齊昌郡始誤以蕭齊為高齊而元和志因之此注云後齊昌郡移治於此是謂蕭齊北

魏之齊昌郡移於此也戴氏據隋志元和志增一齊字則為高齊矣曾不悟高齊非道元所及

注蘄水南對蘄陽州

右二

熊會貞曰卽江水注之石穴洲

決水

注蓋大別之異名也

左二

此雩婁之大別卽漢志安豐西南之大別其山綿亘數百里此為大別之首南包禹貢之東陵山西南直抵漢之西陵別詳沔水篇

注縣故吳也

左二

按雩婁在春秋為楚地昭五年遠啟疆待命於雩
婁淮南子決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皆即此左傳
云侵吳者師及雩婁未出楚境知吳有備而還非
謂雩婁為吳地也當作縣故楚地

注世謂之決水也

右三

戴氏改決為史甚是然非大典本也

注金蘭縣西北東陵鄉

左三

熊會貞曰漢志廬江郡但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

無縣字此縣無考

注即淮水也

左三

按此篇最不易明漢志云決水入淮灌水入決說
文水經云決水入淮而今本水經注引漢志則決
水入灌於是桂未谷王懷祖段若膺或改酈以就
班或改班以合酈迄不能定一是不思注文既言
灌水即淮水也則勿論為淮為灌皆只一水若決
水入灌灌水入決是兩相入矣乃注文但言灌水
入決不言決水入灌而下文又明明言決水入淮
是灌水出大蘇山至蓼入決決水乃挾灌以入淮
所以皆云北至蓼者灌水入決決水入淮雖有先
後皆不出蓼縣地所謂淮者即桐柏之淮非廬江

之灌也自漢志廬江下之灌水作淮酈氏知其卽
灌水而不輕改又引神龜出於江淮之間以符合
之後人不得其解改江淮爲江灌又改決水北至
蓼入淮爲入灌遂膠葛不可理矣王懷祖以此四
字爲後人所加又謂漢志決水入淮當從水經注
決水入灌非也今仍改江灌爲江淮入灌爲入淮
則無不合矣若說文灌水入淮與漢志似異實同
此由灌決二水大小相等故得互受通稱觀酈注
自陽泉口以下決澮聲相倫知漢志說文皆不相
背矣

注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舒蓼

右四

按滅蓼滅舒蓼固是兩事而自杜征南於宣八年
言舒蓼二國名孔氏謂二當作一卽文五年所滅
之蓼時復故而楚更滅之酈氏移文仲之歎於宣
八年是有心合舒蓼與蓼爲一非不知爲兩事也
又按非也當是誤文公五年爲宣公八年後人
見其不合又增舒字耳

注斯決灌之口矣

左四

灌水入決故決口亦蒙灌稱

注蓋灌澮聲相倫

左四

灌澮聲不近徐邈讀決爲古惠反當作決澮則聲近與上文方合

泚水

經東北過六縣東

右五

熊會貞曰注作逕城西與經作東不相應而注不辨經之誤知經本作西也

注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

右五

楚世家以六蓼皆皋陶後潛夫論蓼六英皆皋陶後封少子之說則始見酈書

注泚水又西北分爲二水出焉又北逕五門亭西

左五

熊會貞曰歸本於二水下補芍陂二字甚精卽肥水注所謂芍陂水上承泚水於五門亭南也

肥水

注芍陂瀆上承井門

右七

郭璞山海經注壽春有九井相連若汲一井九井皆動

注水積爲陽湖

右七

熊會貞曰卽施水注之陽淵

注杜叔寶以精兵五千

左七

按宋書殷琰傳杜叔寶杜坦之子坦宋書附杜驥

傳劉勔傳亦作杜叔寶趙氏所見宋書作趙者是
誤本戴亦不覆檢宋書而依改之此戴襲趙之證
注閭漿水注之

左七

熊會貞曰上文閭澗水無歸下文黎漿水無源乃
知此閭漿水中間有脫誤當云閭澗水西北注於
肥水肥水又西北黎漿水注之則無不合矣
注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

左七

熊會貞曰泚水注澗水又西北分爲二水芍陂出
焉又北逕五門亭西知此澗水爲澗水之誤無疑
注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

右八

熊會貞曰按陂水所吐納之水爲斷神水香門陂
羊頭溪及兩芍陂瀆凡五水芍陂之五門當在五
水各與陂相通處汪氏於芍陂之西繪五水與澗
水通蓋以其地有五門亭也不知注明言西北有
香門陂東與肥水通者有井門則門非在一方可
知卽水非在一方亦可知汪氏未細審耳

注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
城

右十

熊會貞曰趙戴於壽春下增城字非也對上黎漿
指黎漿亭故但言壽春按芍陂瀆自南而北入壽春城

又出城入肥水不得至壽春北始入城且芍陂在壽春南芍陂門當為壽春南門漣水在芍陂門右入城益見自南入城蓋注本以北逕芍陂門右為句趙戴誤以北字屬上句遂臆增城字耳

施水

注應劭曰夏水出城父右

此引應劭作城父是言今漢志注作父城之譌右

沮水

經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

中山經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睢水即沮水右

此淮水當據之作景山觀酈氏即以山海經釋之知經文本作景山也戴疑當從漢志作東山不知東山亦景山之譌趙改睢山亦非

注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

右

宋志汶陽郡新立元和志東晉義熙中立寰宇記晉安帝立然皆稱汶陽郡此注下文亦只稱汶陽郡東字為衍文無疑

注水出新城郡之西南

左

熊會貞曰按晉新城郡今房縣治沮水在房縣之東南此西字為東字之誤

注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

右十五

沮陽郡不見他書當是旋置旋廢故宋志無之

注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城北

右十四

按下文明言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則此爲新城審矣趙戴並增故字何其疏也

漳水

注山海經曰滌水出東北

右十五

酈氏蓋不以山海經之滌水當漢志之滌水然不能詳山海經原委但綴山海經原文而已

經又南至枝江縣北鳥扶邑入于沮

右十五

鳥扶邑無考酈氏已不知所在趙戴何以改作鳥當是大典本校趙書者又據戴本御覽六十引無

鳥扶邑三字

注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非也

右十五

酈氏往往曲附漢志而此獨據所見漳水入沮徑駁漢志不疑其中有遷徙與其平日矜慎之志殊不相合疑非也二字爲衍文 寰宇記引盛弘之

荆州記楚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

進灌郢城遂破楚此漳水入陽水之切證按漳水

經以下凡四變詳見余晦鳴軒稿

夏水

注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

右六

此本漢志注應劭說然非也後二年鄭滅許若在

此地逼近楚都鄭安得滅之或曰在葉縣西得之

注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

右六

後漢書胡廣傳父貢交趾都尉注引襄陽耆舊記

廣父名寵蔡邕太傳胡廣二碑並稱父交趾都尉

此太守當作都尉

注此墓側有廣碑

右六

蔡邕集有胡廣碑三通一池喜所樹一許詡所樹

一王允所樹池喜碑在洛陽見文中此在華容者

未知是許詡是王允

注故西戎令范君之墓

右六

晉地理志無西戎縣職官志云晉武帝置西戎校

尉於長安令或校尉之訛

注碑是永嘉二年立

右六

按太康在永嘉之前太康地記言是范蠡則非指

永嘉之西戎碑郭氏未見蠡碑但見西戎碑故有

是辨然實未審

注盛弘之荆州記 言在

右六

史記越世家正義引盛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 證以此注正義西下脫南

注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

杯口

左六

此即漳水篇引漢志入陽水之陽水也亦即江水

注之場水戴氏於上既改爲陽此又仍舊何耶

注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

左六

趙說誤耳宋書州郡志惠懷相江左立屬江夏隋志但言梁立沔陽營陽州城三郡耳西魏省州陵惠懷二縣皆漢晉舊縣也趙於郡下增及州陵惠懷二縣七字以證成爲梁置大非

注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

左七

道元蓋以應說爲是而以康成爲非蓋古時夏水合沔水入江其勢相敵互爲盛衰故漢志稱沔水過江夏爲夏水水經稱夏水入沔水其入口之處或稱夏口或稱沔口是也然必在堵口之下始得並稱若堵口以上夏自夏沔自沔也康成謂夏水

爲滄浪是並夏水原委爲滄浪矣故酈不從之

羌水

注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水又東南逕宕昌婆川城東南北注羌水

左

漢志羌水出羌道白水出甸氏道是羌水即今岷州之東南所謂白龍江者白水即今所稱祥楚河者而水經注以祥楚河爲天池白水於羌水則但引漢志未能詳指其源故元和志寰宇記皆謂羌水即白水當因此注文有倒錯故羌白混淆今以

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九字置於五百里下則文義水道均了然矣 水又東南云云謂白水東南

注羌水也趙戴於水上增羌字刪注下羌水二字以證成白水即羌水果爾則經文當以白水立篇注文羌水又東南至橋頭合白水不可通矣 趙

戴以宕昌已見上故刪一昌字然考漾水篇安昌水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蓋安昌在鄧至故稱鄧至安昌郡此婆川城在宕昌故稱宕昌婆川城也

昌字非衍

注昔姜維之寇隴右也

右

趙戴謂姜訛作羌又謂上句北注羌水訛作姜按朱本並不誤足見趙戴均未見朱氏原本

注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

右六

按地形志南秦州有武階郡其地在今階州漾水篇平樂水出武階東北卽此戴氏改階作街蓋因漾水篇丁令溪水濁水引休水皆逕武街城故改階爲街不知注明言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在今成縣西北此在西漢之西南不可混爲一互詳漾水篇

注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

左六

熊會貞曰橋頭互見漾水注

涪水

注東南流逕涪縣西 逕江油廣漢者也

右九

按此有錯簡涪縣在今緜州東五里江油戍在今江油縣東建始水卽今白馬河其入涪水在龍安之西龍安江油均在涪縣之上何能先逕涪水而後會建始水而逕江油也此東南下當接與建始水合至逕江油廣漢者也又移與建始水上涪水又東南五字於其下乃接流逕涪縣西至遂拔綿竹又下接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云云

注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

右九

熊會貞曰寰宇記羅江縣在綿州西南七十八里本涪縣地晉於梓潼水尾萬安故城置萬安縣晉未亂移就潺亭今縣城是也梁置萬安郡據此則注南安為萬安之誤無疑又郡在涪水之西郡南南字亦東字之誤

注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

右九

熊會貞曰按五城縣在今中江縣東新都縣在今

新都縣東中江在東北新都在西南涪水不得先會出新都東南流之水後出枝津西逕五城明係錯簡又南與金堂水會至東南流入涪十九字當與涪水又南枝津出焉至入于江二十七字前後互移乃合一統志中江自綿州流經中江縣南又東逕潼川府城南入涪江即古五城水今輿圖謂之羅江河按羅江河東流入涪而注言自涪出西流入江蓋誤

梓潼水

經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

右三

熊會貞曰按涪水經稱漢之廣漢郡爲廣魏稱漢之廣漢縣爲小廣魏此亦稱廣漢縣爲小廣魏足見經爲三國魏人作趙氏以爲道元所改誤也如果爲道元所改何以注文猶稱廣漢耶

涪水

注涪水卽黃水也

左

遍考諸地志書無涪水卽黃水之殊目酈氏於沔水篇亦但言涪水此黃水當驚水之誤漢志安陽下驚谷水師古曰音潛其字亦或從水蓋卽康成所謂安陽之潛也禹貢沱潛旣道史記夏本紀作

沱涪已道是其證驚與黃形近故致訛

注黃水右岸有悅歸館

右

此黃水當作涪水

黃水合泉... 宜都楊守敬撰

水經注疏要刪卷三十三 宜都楊守敬撰

江水

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

右一

經注皆脫湔字耳觀注文敘氏道為秦始皇置下直接後為昇遷縣知本無蜀改湔氏道為氏道之文淺人不知其脫湔字遂於道下增縣字趙氏以水經作自三國時故意為之說觀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仍云岷山在湔氏道西知此為脫誤無疑注自白馬嶺同行二千餘里至龍涸

左一

熊會貞曰按江水自發源至今疊溪營約四五百

里龍涸在疊溪營之北白馬嶺既在羊膊嶺東南
百餘里則去龍涸當二百餘里此二千蓋二百之
誤寰宇記引江源記作二十趙戴亦改作二十非
也

注東北百四十里曰崆山 又東百五十里曰嶠山

此崆山嶠山里數皆本中山經文崆山卽邛崆山
亦郭氏注文然邛崆山在嚴道縣北去岷山幾千
里安得云東北百四十里且中江北江旣云東入
大江則崆嶠二山自在岷山之西乃云東北又東

是方隅皆不合酈氏於青衣水篇載邛水出邛崆
山是也此崆山嶠山是岷山支幹故山海經并云
江水所出非嚴道之邛崆山也蓋誤自郭注山海
經始

注一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

新道當斷兮如靈道縣一名靈關道也蜀志李嚴
傳越嶲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救卽此新道
也山南謂崆山之南有九折坂也戴乙轉作南山
非是

注水出綿道亦曰綿虎縣之玉壘山

綿虎道卽綿虎縣玉壘山明見漢志何用以亦曰別之疑注文本只水出綿虎道之玉壘山一句傳寫脫虎字後人見漢志是綿虎縣注記於旁又混入正文也

注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

右三

按說文作手灑之段氏謂此別一義是也而改說文之手作半以從字林則非桂氏王氏以水經注之半爲手誤亦未審蓋說文之手灑是湔洗之義字林之半浣水則以爲此湔水之名故酈引之知然者後文湔與綿洛會合之後又引呂忱曰一曰

湔是呂並綿洛爲湔水此之湔水呂以爲半浣水也若呂氏是湔洗之義酈何故引之且何不引說文而引字林段氏謂呂忱下水字爲妄增亦非注江水又東別爲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

右三

按此有錯簡此二十七字當在上多怪蛇下

注縣卽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

右三

此十二字當在上江水又逕汶江道下按靈帝復汶山郡見後漢書西南夷傳非始晉志也蜀志陳震傳震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

易郡名爲汶山太守是蜀復置汶山郡之確證蓋
後漢立郡旋廢省也

注江水又歷都安縣

左三

都安宋志蜀立屬汶山郡按蜀志後主傳後主至
湔登觀坂看汶水之流裴注湔縣名也屬蜀郡觀
下文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則都安卽湔湔是地
名以湔水名非縣名裴氏誤也縣名都安宋志可據

注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

左三

華陽國志作刻江神要下要字作肩戴從華陽國
志改要作肩而不乙轉上要字何耶 下要字未

必非

注自上觀下反上之象

右四

熊會貞曰華陽國志作自上觀下反上之象元和
志同戴改作上觀下反四字非是

注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

右五

史記秦本紀昭王更元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以六國表計之不言張儀儀傳亦同惟甘茂傳李
斯傳皆言張儀西并巴蜀司馬貞引蜀記亦云張
儀伐蜀蜀王開戰不勝爲儀所滅於此見酈氏博
采史傳不偏據一說

注故李固與弟圖書曰

右五

嚴可均曰按太尉李固益州人卒年五十四今此言今年五十七又言未見益州則非李太尉也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催為大司馬後漢范冉傳與漢中李固善蓋即其人按固傳被害時二子基茲死獄中小子變得脫不聞有弟嚴氏謂此非李太尉其說良是而以獻帝時李固當之理或然矣但漢中屬益州范冉所善正是太尉李固唐志有李固別傳七卷此語或出其中而有傳聞之誤也

注西南兩江有七橋

左五

熊會貞曰此句總說南北江

注直西門郛江上曰冲治橋

左五

熊會貞曰分敘北江一句

注西南石牛門曰市橋

左五

熊會貞曰分敘南江

注即南江也

左六

熊會貞曰敘南江止此

注又從冲治橋北折曰長升橋

左六

熊會貞曰遙接前冲治橋敘北江

注李冰沿水造橋 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

左六

熊會貞曰四句總說南北江

注江北則左對繁田

右七

熊會貞曰敘北江

注南入於江

右七

熊會貞曰注言北江入南江則明以南江為正流

注斯為北江

右七

熊會貞曰敘北江止此

注江水又東至南安為璧玉津

左七

東當作南

注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

右八

此本漢志文總括一句首上當有地理志曰四字

此康成所謂梁州之沱而酈不引之何耶

注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

左八

酈氏所云布僕水似即漢志之僕干水然云經沈黎旄牛道已有絕青衣大渡之嫌若其一水南逕越巂至雲南入僕僕又合勞以入海勢必絕若水淹水而過斷無此理最為巨謬汪士鐸於是割裂分配於葉榆水若水之中為酈氏作調人然終不愜而所謂僕布水出徼外者竟莫可位置此真不

可解

注有弄棟八渡之難揚母閣路之岨

左八

郡國志嚴道注引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若

棟八渡之難

西南夷傳注引作長

楊母閣之峻昔

楊氏創造此閣故名焉據此則今注弄棟為若棟

之誤又元和志弱棟坂在名山縣東北八里長二

里道至險阻弱與若音同亦當作若棟之一證

注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雋泠縣南流入于海

左九

按劉武慎公致張振軒書云滇邊僻在荒徼古籍

亦有未詳班固知麋水壺水之入尚龍谿而不知

尚龍谿之為蘭倉水酈道元知葉榆水由交趾入

海而不知西隨三水入尚龍谿徐氏瀛寰志畧魏

氏海國圖志謂暹羅之默南河為瀾滄江越南疆

域考又以安江以西之潦瀨江為九龍江羣言淆

誤皆由不知默南河之為漫路河也今細校滇志

旁咨邊吏則漫路河出順甯南境募迺猛朗土司

之間南至猛養之東與孟連河合而南流入暹羅

北境海國圖志謂緬甸北隅之彌南河發源雲南

歷暹羅之曼谷國都入海正謂是水特未確指所

出之地耳此水諸書異名地理備考謂之美能河

外國史略謂之墨南河其與彌漫音皆相近暹羅都城名為曼谷尤為漫路之徵大抵益州徼外山洞攢錯行師出境水陸皆險西南大川流遠而勢隘默南河在暹羅北境不通商舶瀾滄江自出越南三江口始復深廣其中經歷蠻夷中原之士罕涉其域故言人人殊也 按漢志牂柯郡西隨下糜水西受徼外東至糜伶入尙龍谿都壺下壺水東南至糜伶入尙龍谿而尙龍谿漢志不敘其源即勞水也亦古蘭倉水也各地志皆謂瀾滄江之下流即越南之富良江乃近代西圖傳來皆以瀾

滄江下流為默南河至暹羅入海而以禮社江為富良江之上流學者震於西人測繪之精翕然從之按交趾自漢魏至隋唐皆嘗郡縣其地五代以下乃漸捐棄明初仍入版圖中葉以後始復為朝貢之國故其山川險要方輿紀要郡國利病皆言之鑿鑿何容以逼近都城之大川屢以水師進攻而不知其源懷疑莫能折衷今讀劉武慎書乃知默南河之上流為漫路河其源發於猛朗即水道南丁河所敘與瀾滄江相近而絕不與九龍江即相混唯不知其入阿瓦後之下流耳相去不過百里中隔猛連猛混土司皆深山

蒙菁人跡罕到之區西人亦未窮其源遂合瀾滄江默南河為一若禮社江至越南端雄府入九龍江即漢志之所謂尚龍谿又合流而為富良江固不得舍瀾滄而以禮社專富良之名也

注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

右十

東當作南

注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

右十

按獲水注云彭祖葬彭城下此蓋從郡國志犍為武陽縣有彭祖冢然非也

注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

右十

熊會貞曰按華陽國志南安縣西有熊耳峽南有峨眉山則此注當以縣字斷句段玉裁以西字斷句汪氏圖南安於江水東則亦以西字斷句非也

右十

注懸漑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漑

據華陽國志則雷垣鹽漑是二灘

右十

注荆人鼈令
御覽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紀云荆有一人名鼈靈則人名也朱箋以牂柯之鼈附會之何耶

注女子朱利

左十

全氏云華陽國志是朱提女子利按御覽八百八十八

江水

引蜀王本紀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則當從華陽國志

注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泝水合

左十

今江水之西除大金川之水無足當泝水者而水經有沫水無泝水華陽國志亦同按沫泝聲近相通故漢志有泝水無沫水惟說文則泝沫並載字音故自不同酈氏不敢定為一水故夾敘泝水於此然不能詳而以今小金川當沫恐非漢志水經之旨互詳沫水篇

注濛水出漢陽西入江瀟陽西

右十一

段玉裁曰山海經海內東經濛水出漢陽西入江瀟陽西郭璞注漢陽縣屬朱提此即地理志山關谷之漢水華陽國志亦曰漢陽縣延江非青衣水酈天徵引誤也

注故字從人

右十二

孫星衍引說文夷字從大從弓以駁應說按應劭本說夔字從人之故非說夷字孫校大謬

注言畏崖嶼不更上也

左十二

趙氏據寰宇記所引水經一條御覽六十亦引之

御覽又引水經曰荔枝灘東南二十里山頂上有
冢冢惟有女貞樹樹上有白猿栖息是當亦此間
逸文

注符有光緒

按華陽國志江陽郡大姓有趙魏先周則光當作
先審矣

注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

華陽國志南廣郡蜀延熙中置建武九年省按建
武為晉元帝年號僅有元年無九年故一統志云
建武元年省然太康地志云南廣屬朱提是已省

南廣郡以縣屬朱提則亦非建武元年也

注有大涉水注之

熊會貞曰漢志大涉水北至符入江注謂大涉水
注符黑水符黑水北逕樊道入江與漢志不合按
漢志大涉水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非今之赤水
河不足以當之即經下文之鰭部水也見此注所
指之水入符黑水者其流甚短不足以當漢志之
大涉水此為酈誤無疑

注渚水則未聞也

渚水之上當有若水合淹水注江之語蓋酈書於

經所入之水雖別出經注而於其大水不得全不載也 熊會貞曰陳一津蜀水考南廣江一名黑水又名渚水即漢志之符黑水按漢志有符黑水無渚水水經有渚水無符黑水則渚水即符黑水無疑酈氏以其名殊不敢合言之是其矜慎處

注三危在燉煌南

左三

今山海經無此文西山經符惕山之西有三危山

郭注今在敦煌郡

注與嶧山相接

左三

鄭注引地說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別一

三危山此與燉煌之三危山合而為一非也後山水澤地所在注亦同斯誤

注山南帶黑水

左三

胡渭曰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素嶺山入白水者當之也然原酈意則以禹貢有導黑水至于三危之文故綴之按酈氏此說蓋合禹貢山海經鄭康成說為一故以示博其實地望不協余別有說詳禹貢本義 水經之洛水出三危山即康成所引地說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之說也酈既云與嶧山相接而又云未詳蓋以洛水出章山

已在岷山之南故也

注水西出綿竹縣

十四右

漢志晉書地道記並云綿水出紫巖山華陽國志云縣水出紫巖山逕縣竹入洛元和志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是紫巖山之名甚著善長不應截之疑注文本是水西出紫巖山東逕縣竹縣與湔水合今本脫誤耳

注又言是涪水

十四右

熊會貞曰指涪水枝津見涪水篇

注又東逕資中縣又逕漢安縣

十四左

漢安故城在江安縣東六十是在江陽之西南縣水由北而來安得先過漢安而後至江陽按元和志內江縣本漢資中縣地後漢分置漢安縣李雄之後陷於夷獠周武帝天和二年於中江水濱置漢安成隋為內江縣乃知後漢之漢安在今內江至東晉後廢故宋志有江陽中失本土寄治武陽之說然則此當云漢安故城東

注故語曰絲洛為沒沃也

十四左

華陽國志是以蜀川人稱郫繁曰膏腴絲洛為浸沃也元和志亦作浸沃則沒為浸之誤

注封趙相蘇嘉爲侯國

右五

犍爲武帝始開蘇嘉安得封之景帝紀作江陵亦非

注江陽郡治也

右五

按宋志江陽郡劉璋分犍爲立中失本土寄治武陽又東江陽郡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爲郡然則酈氏時江陽郡在武陽此爲東江陽郡注蓋亦據舊圖經爲說

注楊雄琴清英曰

左五

段玉裁曰此節不言江陽交涉疑他篇脫誤在此

而晚近遂以瀘州爲尹吉甫故里建清穆堂王伯厚辨其非矣

注江水逕安漢縣北

左五

按安漢在今順慶府南充縣北江水不得逕之趙戴據華陽國志改爲漢安是也但諸地志並謂漢安在今江安之東六十里而在江陽之西江水不得先過江陽而後逕漢安故段玉裁謂此下二十三字當移前經文又東過江陽縣之前余考元和志云江安縣東北至瀘州五十里本漢江陽縣地李雄亂後沒于夷獠晉穆帝於此置漢安縣隋

開皇十八年改爲江安又考宋書州郡志東江陽太守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爲郡領漢安縣竹二縣是東晉宋已兩次建置必有移徙但云屬東江陽郡則其地必在江陽之東酈氏所指當是宋東江陽郡之縣諸地志失其所在遂與後漢之漢安混而爲一非也 華陽國志漢安縣在江陽郡東五百里雖未必若是之遠或晉之漢安已在江陽之東則酈氏所指又爲晉制也

經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

熊會貞曰前漢之符後漢蜀爲符節

蜀志輔臣贊王士爲符節

十五

長經作於三國時當稱符節不當稱符縣節字與北邪形近疑經本作又東過符節縣東南鰭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迨傳抄既久將節字倒錯入縣字下又誤分爲二作北邪二字耳蓋經之所言注必釋之如果有過某地東南之文注未有無一語及之者今注但詳江南符縣之建置而不及江北之某地則經但作過符節縣東南可知趙氏亦頗見及之而猶有所未盡今爲訂之如此 又按晉志復作符注稱符縣不言嘗改符節者以前漢之符至晉仍爲符故略之耳讀者勿疑其與經不相

應

注以唐蒙為中郎將

右六

史記西南夷傳作郎中將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唐蒙故鄱陽令為郎中將行略取之則作郎中是華陽國志作中郎與此同

注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

右六

史記西南夷傳作巴蜀符關漢書作巴符關

注元鼎二年立

右六

華陽國志符縣元鼎二年立此謂立縣非謂立郡趙氏以立郡疵之讀注文不審

注北逕安縣界之東

右六

熊會貞曰安縣有脫文朱箋孫氏引漢志南安固大誤趙戴作安樂亦非惟段玉裁作漢安是也蓋漢安為今江安地遠在安樂水之西故言逕其界東若安樂縣近在安樂水入江處但逕其城東耳安得謂逕其界東耶且齊於漢晉符縣置安樂縣則安樂界即符縣界亦不得謂先逕安樂界後逕符縣也

注其鰭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

左六

熊會貞曰一統志安樂谿卽古大涉水亦曰鰓部水今名赤水河按漢志大涉水與符黑水並出南廣符黑水爲今鎮雄州之黑墩河赤水河出鎮雄東北與黑墩河近則赤水河爲漢志之大涉水無可疑者漢志大涉水至符入江行八百四十里水經云鰓部水從符關東北注江與漢志大涉水入江之處合惟注前云大涉水注符黑水與漢志入江之說異則已別指一水以當大涉水而此處云安樂水源南通鼈縣不云出南廣則又非漢志大涉水之源按赤水河有別源出桐梓縣東在古鼈

縣之北酈氏蓋以此爲安樂水源其所以歧出者緣西漢之大涉水在三國時爲鰓部水後又爲安樂水名旣不同又此水極曲折或酈氏所見輿圖與古差異故注說與古不同今以鰓部水爲卽大涉水以存漢志之真又以鰓部水安樂水異源同流以明經注之異而此水之本末乃明惜一統志未及細剖也

注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

左

按全氏之說似是而實非錢儀吉曾辨之見衍石齋筆記而尤以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爲最詳盡今

略為記之分巴之議始於白望至趙韙其事始行
趙韙安漢人欲得巴舊名故以巴郡治安漢若如
巴記所云安漢以下為永寧郡則趙韙失巴名矣
此必當以華陽國志為是者也蹇肩魚復人因魚
復屬固陵失巴名故爭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
陵為巴東而以墊江以上為巴西則安漢屬巴西
矣至先主入蜀以胸忍魚復漢豐羊渠及宜都之
巫北井六縣為固陵郡是胸忍魚腹又失巴名故
章武元年魚復蹇機胸忍徐惠又爭之先主乃復
為巴東郡此分巴之始末也趙韙之分巴在興平

元年巴記作初平六年華陽國志水經注并作初
平元年皆誤也全云龐義屯閬中是固陵太守固
陵何得在閬中不意全氏有此囁語至譙周巴記
以蜀人記蜀事不應有誤當是郡國志注引有脫
文

注南有夏禹廟塗君祠

左六

華陽國志作塗后祠

經又東至枳縣西

左六

熊會貞曰諸地志謂枳縣即今涪州治則延江水
入江在枳東矣西字疑誤

注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

右九

江州爲巴郡治是縣名非州名已見上文趙氏乙轉作巴郡江州是也戴氏仍舊文疏矣遺書本亦誤

注其水南導武陵郡

右九

熊會貞曰此文不屬疑逕涪陵逕文陽逕漢平皆指涪陵水因庾仲雍以此爲別江故亦稱江水下自涪陵東出乃指大江 守敬謂熊君此論殊有見延江水篇云延江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其水北逕枳入江其文甚略如此大水故當

於此篇詳敘之若果此下是敘江水則漢平已至涪陵之東其下乃又云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涪陵在江之右不得云左出且岑彭傳之黃石章懷注謂黃石灘在涪陵寰宇記銅柱灘在涪陵江中不應云自涪陵東出百餘里唯注屢稱江水又不云北逕而云東逕似明明敘江水非敘涪陵水者此必傳鈔者以此篇疊稱江水故增入之淺人又因而改竄焉遂不可通今爲訂之曰又北逕涪陵故郡西又北逕文陽灘險難上又東北逕漢平縣西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而居於黃石東爲桐

注灘江水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云云此條改刪
未免過多然不如此不能董理願與細心者共參
之

注王莽之鹽江縣也

右

趙戴據漢志改鹽作監以下文縣有鹽官證之則
作鹽未必非

經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

左

按此水經之誤詳夷水篇

注謂之于陽谿

左

熊會貞曰河水篇有于黑城濩水篇有于東山灤

水篇有于延水此于陽谿其文例也于字非衍乃

趙引蜀志後主傳及魏延傳之陽谿謂于字為義

不屬陽谿戴即據刪下文于陽谿按漾水篇白水

與黑水合水出羌中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大夷

祝水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谿羊陽音同其

地在羌中當即魏延戰處此江水注之于陽谿非

羌中也趙氏誤引如此條猶謂戴不見趙書雖百

喙不解矣

注南浦僑縣

右

宋志南浦劉禪建興八年十月益州牧闓宇表改

羊渠立歷晉宋齊不改不知何以名僑縣

注修煮不絕

右三

名勝志修作燒

注長六里而復殆于阻塞江川

左三

名勝志亦有而復殆于四字不當刪

注楊亮為益州

左三

按晉書楊佺期傳父亮少仕偽朝後歸國終梁州刺史桓豁傳苻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奔潰通鑑永和十二年桓温破姚襄弘農楊亮自襄來奔太和五年李高攻涪城逐梁州刺史楊亮厥後乃

入漢中先敗於郭寶後敗於王統朱彤蓋其初以梁州刺史鎮涪城由大江入川未至涪城覆舟於此其時益州刺史為周楚計楚祖孫鎮蜀三十餘年不容有楊亮為益州事此蓋讀者因地屬益州未能考楊亮本末而妄改之初學記引亦作益州知唐人所見本已誤

注水出巴渠郡獠中

左三

熊會貞曰趙據朱箋孫說改郡為羣非也按下文清水出獠中漾水篇亦云東遊水歷獠中濩溪水出獠中則此稱出獠中無疑雖沔水篇有山多羣

獠之文不得謂此當作出羣獠中也

注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

左三

戴改水出陽口縣是也寰宇記後魏廢帝三年移巴東郡於梁置陽口縣理其縣蓋今夔州西陽水口今無餘址然則陽口縣為梁置僅見於寰宇記若高陽城在興山縣則在秭歸之東北無緣其水反出永安宮之上是高陽山非高陽城也趙改水出高陽縣大誤

注分巴為三郡

右五

全趙戴據華陽國志改為二郡按三郡不誤謂巴

郡永安固陵也

注以魚復為故陵郡

右五

華陽國志作固陵蜀志劉珍傳為固陵太守則此不當作故陵但上文云江水逕魚復縣之故陵舊郡治又云江側有六大墳云云則故字亦不誤當由古字通也

注上施木天公

左五

沈大成曰陶隱居謂木天公竹笠也

注縣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

左五

觀酈氏但言縣有夷溪不自江出可知但未訟言

駁經耳

注江水又東經廣溪峽

左五

類聚六引庾仲雍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
東突峽今謂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御覽引峽程
記又作廣澤峽未知孰是

注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

右六

熊會貞曰戴改龍為龕非也寰宇記引荊州記三
峽之首北岸有白鹽峯峯下有黃龍灘水最急沿
沂所忌則龍字不誤

注商旅上水

右六

名勝志作上下是也

各親志并土不長也

